

唐宝民

蒋梦麟先生在自传中记述了两件关于吴稚晖先生的往事,让我们看到了吴稚晖率真的一面:1922年的时候,蒋梦麟到法国里昂,当时,里昂有一所中法大学,吴稚晖在那儿任校长。蒋梦麟应邀到这所大学演讲,讲什么呢? 蒋梦麟考虑:在国外留学的人,读中国书的机会不多,于是,就在演讲中讲了一些鼓励学生们多读些中国书的话。蒋梦麟刚刚讲完,吴稚晖就急匆匆地大踏步走上讲台,他眼睛里喷着怒火,大声说:蒋梦麟先生的话,真是亡国之谈! 这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还可以立国吗? 那些古老的书还可以救国吗? 望你们快把那些钱袋系统丢到茅厕里去!

吴稚晖与蒋梦麟在五六年前就结识了,在学问方面互相佩服,这次请蒋梦麟来演讲,他又是东道主,因此,按理说,即使对蒋梦麟的观点不赞同,也应该私下里交流一下,不应该在讲台上公开批评蒋梦麟的观点,因为那样会使蒋梦麟很尴尬。但吴稚晖却全然不考虑这些,而是直言不讳地公开表达了对蒋梦麟的不满,这就是其性格率真的一面。当吴稚晖讲完,走下讲台之时,蒋梦麟谦恭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服罪之意,吴稚晖却笑眯眯地说:“没有什么,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1930年。当时,蒋梦麟因为中央大学换校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件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被迫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就在辞职的前一天晚上,吴稚晖突然来到教育部,质问蒋梦麟中央大学和劳动大学犯了什么罪,并为两所学校诉冤,说教育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的具体事务……最后,吴稚晖激动地用手指着蒋梦麟说:“你真是无大臣之风!”其率真品性袒露无遗。听罢吴稚晖的指责,蒋梦麟连忙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我知罪矣!”但第二天,蒋梦麟还是辞职了。后来,刘半农听说了这件事,风趣地赠了一枚图章给蒋梦麟,上面刻着“无大臣之风”几个字。

蒋梦麟在自传中还记述了一件事,是关于他自己的,时间是在1950年12月20日。那天,蒋梦麟主持的农复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傅斯年先生应邀前来参加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傅斯年贡献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使在座人士十分钦佩。但傅斯年有个习惯,就是讲话太多,那天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话最多,几乎是滔滔不绝,“他(指傅斯年)忽尔讲中国话,忽尔讲英国话,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这样一来,别人讲话的机会就被剥夺了,于是,蒋梦麟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斯年听罢,一点也没有生气,一面笑,一面就停止了。那天,农复会的美国顾问、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生也参加了会议,他感觉蒋梦麟的做法有失礼貌,会后就对蒋梦麟说:“你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地停止他说话?”蒋梦麟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老朋友,向来如此。”

所谓率真,就是与人交往时态度直率、真诚。率真性格的人,不会献媚讨好、敷衍迎合,面对别人的缺点,会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看似不通人情,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品格,因为率真的人是最值得交往的——你有缺点他会直接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他在背后整你。可惜的是,当今社会率真品性已经稀有了!

## 叶落有声

马亚伟

以前我未曾留心过叶落是否有声音,总以为叶落是一种告别,而告别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

那天,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久久凝视着秋色斑斓的风景,只觉得心凝形释,整个人慢慢与周围的景物融为一体,仿佛化作了一株秋天的植物。忽然,一阵风吹来,旁边白杨树的叶子好像听到了某种召唤一样,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如同一群飞舞的蝴蝶朝大地扑去。彼时,我听到了落叶的声音。

真的是叶落有声啊!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 如飘渺的歌声,如遥远的长笛,如朦胧的钢琴,如隐约的箫音……总之那种声音似有似无,断断续续,凝神谛听,能够听出晚秋的节奏和韵律,能够听出生命的轻诉和低语。

风小的时候,一枚黄叶在空中独舞,它翩飞自如,寂寞地落到地上,“簌”的一声轻响。或许根本没有声音,只是我的感觉从视觉跳跃到听觉,眼前的这枚黄叶庄严地完成了使命,所以它应该落地有声。

风大的时候,萧瑟西风有着横扫的气势,满树的叶子便顺应了季节的安排,毫无怨尤地飞落而下。我坐在树下,抬头仰望纷扬的落叶,听到“簌簌”“嗖嗖”的声音响在耳边,仿佛听到了季节转角处一首首告别的哀歌,忧伤而充满怀恋、深情而浪漫的情调,让我不由得想哼唱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落叶吟唱的,也是一首离歌。落叶飘飘,是一种盛大的仪式,宣告一个季节的结束,另一个季节的到来。飞扬的落叶,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合唱,是在一扫离愁别绪的伤感吗? 是的,它们是欢畅的:陪君醉笑三万场,不诉离殇。离别的姿态,亦可以淡然洒脱。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一直觉得,这句诗除了营造出画面感之外,高妙之处还在于把声响表达了出来,让人体验到有色有声的深秋之景。而这声音,是豪气磅礴的。萧萧,滚滚,难道不是雄壮浑厚的鼓声吗? 叶落有声,如果你深入深秋时大自然的腹地,会发现,叶落的声音并不是轻微简单的“簌簌”“嗖嗖”声,而是非常有气势的声响。叶落有声,萧萧而下,这声音应该是一首激昂之歌,唱响的是生命的豪情,表达的是生命无悔的意愿。是的,一片叶子经历了完整的生命过程:春来萌发绿意,昭示生命的生机,夏到舒展筋骨,彰显生命的旺盛;秋来逐渐枯黄,迎接自然的選擇;冬到融入土地,佑佑新生命。这样的生命,有什么理由不充满豪情呢? 有什么理由不高唱凯歌呢?

叶落有声,它们唱响的是胜利之歌! 每一个弱小的生命,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价值,活出独有的一份精彩,都是值得歌颂的。生命没有永恒,但生命的价值可以永恒。活成一枚叶子,在有限的生命里,完成人生的礼赞,尽情释放自己,无怨无悔,即使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了无遗憾的。

叶落有声,生命有情。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暮。倾听着叶落之声,走在无边的秋色里。脚踏一条落叶铺成的小路,缓缓绵延到季节深处……

王太生

古人的闲帖是一页故纸,不能把它揉皱,而是展开。纸上有微风,还有花香、心情、眼神、节气、温度。

喝茶吹风,读闲帖。黄庭坚《花气熏人帖》中说,“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水上船。”

年岁渐长的老黄在家里闭目养神,有人给他送花。他曾应允过给人写诗,过了好久,不见动静,对方送花提醒,没想到浓郁的花气扰了老黄的禅定。本来,人过中年,心境远江湖,微波不兴,春天的诗意哪里还有呢? 就像一叶小舟在八节滩头的逆流中颠簸徘徊。

初夏的花枝簇拥,不知道人家送的是什么花? 这个时节,应当有蔷薇、芍药、石榴、绣球……反正是些很浓烈之花。老黄有些嗔怪,怨花气太浓,熏得神思被扰,六根不再安静。

中年人很少写诗,哪怕年轻时是个诗人,也没有从前的激情。老来绝无年少吟,老黄又不愿意景式地凑几句,所以托辞,送的花,香味太浓,熏跑了灵感 and 诗兴。

宋人的故纸中,有大宋的山河,大宋的天气,大

宋的茶和一副普通的对弈棋子。

蔡襄《暑热帖》,流动着五月的花草清气,“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缙琐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道左右。犒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 欲试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

蔡襄手札的大意是说天气太热,来不及通报请求谒见,心中苦恼的事情已经想通了。日夜朝夕天气酷热烦闷,无处可避,感慨人生中的束缚也是如此。给你带了精茶数片,就不详细说了。犀牛角做的棋子一副,不知道能值多少钱? 想带给你看一看,卖家说要百五十千。

本来,心有郁闷,想找人说,后来又自我化解了,一高兴给朋友带了礼物,无意中透露,蔡大叔业余时间可能痴迷古玩收藏。牛角棋子不知从哪儿淘来的? 想问问朋友,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故纸,一事一纸,古人的日常,更接近生活本意。它是一个片断,也是片言只语,随意拿张纸来,顺手写写。

我喜欢王羲之的帖子,他写的那些题材,包罗万象,内容也很有趣,私下里称它们为雅文。《快雪时晴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 故 纸

也喜欢王献之的帖子,那些氤氲着烟火气的文字,那种淡定和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杨凝式的帖子也是雅文。《韭花帖》很雅,文字雅倒是其次,关键是内容雅,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这时候有人给他送吃的。

美食本来就雅,况且还是韭花酱。吃的事,骨子里就雅。

怀素在《食鱼帖》里说,“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读此帖,让人不禁哑然,其实我亦有老僧境遇:浅夏时节吃杂鱼,鱼腹多子。不吃,是不忍吃;吃了,又怕别人讥笑。鱼子鲜美,辜负了春天。

王羲之《襄群帖》,提到一款荷叶美食,“襄群味佳,今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不只是一道菜谱,而是对朋友的情义。襄群,这款美食,经过腌制,用荷叶包裹着蒸,散发着诱人香气。

《暇茶帖》是苏轼写给好友杜道源的一则便条,内容是邀请道源前来饮茶,顺便有事相商。读此帖,让我想起谷雨天,约几个朋友喝茶,杯盏里微漾新绿嫩芽,几瓣素白茉莉。屋外下着雨,朋友散后,茶雨微凉。

米芾《清和帖》是写给友人窦先生的一封信,提到

## 试着去理解他人

欧阳

真不知道“他(她)”是怎么想的!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夫妻间的抱怨,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当遭遇某种“难以理解”的话语,或者是行为及其对象的时候,这样的感叹总是脱口而出。

类似情形下的困惑,就所指对象而言,其行为或话语基础,可能是逻辑层面的,也可能是价值判断方面的,还可能是情感、审美以及伦理系统的,甚至是文化意义上的,等等。

想来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景,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经常闪现,所以才有关换位思考的劝诫,才有应该设身处地、站在他者立场上思考问题、斟酌判断的老生常谈。

很多时候,这样的规劝更像是陈词滥调。如果不是简单的物化利益关系,就算是真的做到位置转换,不仅将臀部挪移到对面的椅子上,而且把脑袋也搬运过去,但未必就能达成趋于和解的妥协意见,更不用说形成共识了。

当然,这样的推论可能有些片面,不过我们可以模型化设想一下。一般而言,立场的转换尽管不易,但还是可以考虑的,然而情感、情绪的反转就没那么简单了。尤其是,作为文化积淀雕琢而成的审美、伦理、价值根基等,实际上很难被自我颠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有些族群以胖为美,这对那些已经驯化定型,苗条修身观念根深蒂固于心,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身体与异文化的人来说,恐怕无论如何都很难接受,反过来应该也是如此。这时候,基于立场上的位移,要实现“想象系统”,也就是文化上的取舍转向,难度系数几近于不可测算。

退一步说,假如真的可以转变,加入到了以胖为美的队伍,结果显然也不是换位思考的模式,而很可能是自我的丧失,是原有立场、原来的自我消散,实质上成了被同化、被消解的经验,由之,所谓的设身处地就成了空洞的伪命题。

有时候我会想,“文明”的冲突或许正是这种心理的投射。在群里,甚至共同群体内的个体之间,成

## 父亲，火车

使锤者稍有疏忽就会骨断筋折!

某一天,一名扳道工因为操作失误造成两列火车迎面相撞的重大事故。其惨烈场面无法用文字来描写,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把损失降到最低点,父亲和同事们没日没夜、争分夺秒,吃住在事故现场。三天后通车,父亲才带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进家门,那时候,我们的心是酸酸的……

一次晚饭后,他告诉母亲:“要去外地施工半个月才能回来。”我听到后,软磨硬泡,百般纠缠要求跟着去,宠着我的父亲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第二天的早晨,跟着父亲来到集合地点,近距离看见威武、雄壮的“大”火车,心里喜不自禁。

坐上黑黝黝的铁皮车厢后,冒着白烟、喘着粗气的火车,一声长鸣,轰隆隆慢慢地启动开起来。汽笛声震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慌忙用手堵上耳朵。

与窦先生很久未见,表达倾慕敬仰之意。描述夏初气候,询问对方起居生活如何? 他接着自述年事衰老,却必须赴任官职,因此不能久留,恭敬地希望对方保重。写在绢纸上,美好的情愫,收藏在博物馆里,温厚典雅。

古人在纸上写字,信手写来无拘无束,横竖斜直,率意而成,挥洒自如,姿态横生。

这些故纸从时光中沉淀下来,它的骨骼和心情在诉说某个时间节点的美。流传久远的纸页,微微泛黄,生生还原了当时的生活氛围;有从前蝓蝓儿的叫声、鸭头丸、奉橘和送梨。

酒事也雅。几个人围坐,谈天说地,日子过得真慢啊。现在很难再有闲人陪你喝酒了。关键是,好多酒,还是酒精勾兑。

故纸里,有两个人十里长亭相送。下雪天,一个人骑驴到灞桥上走走。



长环境的不同,文化(家庭)基因的差异,或者还有对立的细微意识元素,都会在认知和价值基准层面形成差异化的不同,个别时候还会有南辕北辙的情形,如像胖瘦何者为美的判断那样。假如相互之间不能理解“他者”的释读范式,不知道、不理解他者所思所想无疑才是应该有的状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站在他者角度的“换位思考”我以为没多大意思,因为你即便换了个立场,但思考方式依然是你的,作为判断是非的坐标仍旧是原来的,除非你已经洞悉了他者的认知思路,理解其判别的取向……真如此,显然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有些多余。

故而,窃以为设身处地地意味——如果真能起到谅解、沟通的效用,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思考,而是,也必须是理解对方如此这般判断、考量背后的基础构建。所以,哲学家才强调,达成共识,编织共同规则的基石不是“黑人变白人”的换位思考,不是身份、层级的轮番体验,而是开放范式下的商谈沟通,是百花齐放下和而不同的争鸣,目的在于充分地表达各自的意向,进而实现不同立场下的谅解磨合,走上融合旅途。

因之,与其感叹真不知道某种人怎么想的,不如耐心听其“妄言”,松动自己私有的,甚或是母体群类的固有标尺,尝试去理解他者,这应当才是面向未来需要有的行为方式吧。须知,判断的基准虽然不一定对立,但差异一定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进一步地,能够观测、体会,甚至是察觉到他者另类的文化参照系统,能够读懂他者关于世界、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意识理念……这样,也许我们就会在相对理性地阅读自身所处的多元世界: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必须变革的多元世界。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改良它,又或者去适应它,但促成这种进阶的因素,都必须锚定在交互理解的基石上,进而让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体系,和谐共处,为了更幸福更安然自若的平静生活。

遗憾的是,理解总是困难的,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相异的群体之间,这种时候,宽容无疑是唯一之选。



及卷在一起的“红”“绿”两种颜色的信号旗,好奇地走过去,伸手要拿的时候,他“腾”地一声从原地站了起来,随手把旗举得很高很高……

我跳了又跳,干着急却始终没有抢到手。

他嘿嘿地直笑。

“你唱首歌,我就借给你,怎么样?”

万般无奈,只好唱了一段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唱段: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一曲唱罢,大家一齐为我鼓起掌来。不远处河塘里的青蛙好像也听到了似的“呱、呱、呱”跟着叫了起来,也好像在喊:“好! 好! 好!”

6月的清晨,空气清新,凉爽怡人。我睁开双眼,穿好衣服,手里拿着信号旗,悄悄地走出帐篷,快步跑到铁路路基中央,迎着初升的朝阳挥舞着,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路狂奔……

在我得意忘形之时,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尾随而来,一声喝喊! 拽着我的耳朵,从铁路中间把我“拎”了出来。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那些飘逸的记忆,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父亲退休后,一直珍藏着那两面信号旗,几经搬迁,不知所终,每每想起来,就对我念叨个没完没了……

下,眼前立刻飘满缤纷的蒲公英花,成群的小孩子都会吸引过来,饶有兴趣地玩上一阵子。这像蒲公英又像柳絮的绒毛,风一刮,满满地都是,泽塘染尽一层白色。干燥的蒲棒还有更好玩的,可以当灯点,小孩子很随意地唤作蒲灯。以前的孩子们用作玩具,在夜间拿在手里面一闪一闪的,像流动的小星星。

蒲公英是乡下寻常的植物,秋天叶子黄了,乡下人收割下来编成蒲席、蒲扇和蒲包,还做成蒲鞋和蓑衣。这些常用物品,以前的乡下家家都离不开,蒲席和蓑衣更是常见。有行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缓缓从雨中走过,雨点打在身上又洒落下去,这穿蓑戴笠的情形极具诗意和情调。

从前,乡下老家临塘而居,塘面宽阔,有蒲草在泽塘里丛生。泽塘边的小院里,硕大的蒲叶在母亲手里不停地穿风,一个个蒲篮和一把把蒲扇变戏法似的就编成了。那个年代,我家的一些用品都是用蒲草自己编织的,用了一年又一年,伴随我们走过了一段难熬的岁月。现在生活好起来,蒲草和童年的一些趣事都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但我很怀旧,常常怀想那童年的泽塘和又叫作香蒲的极寻常的蒲草。

## 香蒲草

整个泽塘的浅水边,宛若一道幕帘矗立塘边,成为水鸟的乐园。这自然的节奏,真是宁静又喧闹。

蒲草长在浅水里,水深处不多见。不像芦苇,直杆刺向天空,蒲草的茎却不明显。蒲草的叶子一片抱着一片往上蹿,水上部分就只见蒲叶,蒲茎大都潜在水中不作声。蒲草水下为白色,近水部分颜色较浅,它长得比人还高。蒲草哗啦啦涨泽塘,一片连着一片将泽塘染尽绿意,却远不如芦苇荡有气势,只在泽塘露一下脸,或做一下点缀。不过,蒲草也有一点动人之处。蒲叶柔韧且修长,宛如一柄柄绿剑,凛凛然透出一种侠胆之气,让人天生敬畏和欢喜。热闹的夏天,蒲草虽茂密苍郁,却也不能捉迷藏,一些时间就只有沉静。日出,在薄晨中安静地散发绿意。日落,便陷入沉思。不过,

董国宾

乡下的泽塘边,遍生着一种水草,乡下人称之为蒲草,它还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香蒲。不管称蒲草还是叫香蒲,在乡下生活过的人,一点都不陌生。

冬天一过,大地敛去寒冷,原野上有了青亮的色彩,来不及眨眼,春意便充盈四方。在乡下,春水开始回暖,泽塘水面尚没有遮拦,蒲草却在海底悄悄地发芽,过了好些日子就钻出地面。春色浓时,蒲草的叶尖毫不羞耻地从水面昂出头来,那汪汪一碧的春水,便展现出无限生机。这个万物萌生的季节,各种植物都在各自的园子里抽芽吐蕊,再次开花着叶,樱花开的时候,蒲草就按自己的方式发芽和生长。春天的泽塘一点也不热闹,进入夏季,蒲草长成狭长的叶子,个子高大起来,一簇簇在泽塘里随风摇摆起伏,远望过去,像一片有波浪的海。这个时候,蒲草便看出一些兴致来。兴致浓时,它们也会很霸道,一片片蒲林毫无争辩地占据